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五

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盡開達困敦正
月不滿一年是卷最為多事所紀纔三

月
耳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度
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

史言
韋臯

以此發身使疎
吏翻此且禮翻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

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

援靈武節度使治靈州夏州治朔方縣鹽州治五原縣
皆鄰境相接渭北節度使本治坊州時徙治鄜州夏

戶雅翻
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城曰漠

谷道險狹
召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渾戶昆翻又戶
本翻城古街翻漢谷在奉天城西北
恐為

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
山陵樹柏成行
以遮逆陵寢故

謂之柏城宋白曰唐諸陵皆栽柏環之貞元六年十一
月敕諸陵柏城四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過古禾翻又

古臥翻
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
犄居翻
且分

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城曰自此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

泚且禮翻

又音此令力丁翻

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

漠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聞其

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

自兩河兵興以至乘輿播遷廬杞之言無一不誤國

而德宗信之如故庸昏甚矣敗補邁翻從才用翻

休顏

夏州人也

夏戶雅翻

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

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

塹七艷翻使疏吏翻環音宦

招

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誘音酉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

李晟疾愈

前年五月李晟疾甚自易州還保定州事見上卷晟成正翻

聞上幸奉天

帥衆將奔命

帥讀日率

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援

不欲晟行數沮止之

數所角翻沮在呂翻

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

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

說式
尚翻

孝忠乃

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

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

沈存中曰北岳常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

以大茂山脊為界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冷水鋪入瓶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按存中所謂地界乃石晉與契丹所分地也

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

史言李晟前只節度河北神策出征兵行

營今又加節度神策行營兵出征河南者此其所以得誅劉德信也

王武俊馬寔攻趙

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

亦歸恒州

恒戶登翻

上之出幸奉天也陝虢觀察使姚明

敷

陝失冉翻敷與揚同

以軍事委都防禦副使張勸去詣行在勸

募兵得數萬人甲申以勸為陝虢節度使朱泚攻圍

奉天經月

是年十月上出奉天繞至奉天數日而朱泚繼至攻圍至是月為經月

城中資

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

健步今之急脚子是也覘五廉翻

其人

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

襦汝朱翻短衣

上為之尋求不

獲

為于偽翻

竟憫默而遣之

憫者矜其寒默者無以為辭也

時供御纔有糲

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緝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

之

本草曰蕪菁及蘆菔南北通有之蕪菁即蔓菁蘆菔即蘿蔔也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溫菘其根可食葉不

中取蕪菁根乃細於溫菘而葉似菘好食日華子曰梗長葉瘦高者為菘闊厚短肥而庫及梗細者為蕪菁葉也陸佃埤雅曰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史炤曰本草注云蕪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云采葑采菲疏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蔓菟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菟闕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耦盧

達

翻同相吏翻絕馳偽翻

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

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

降戶
江翻
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

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

崔縱為魏縣
行營糧料使

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

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

犒宴

犒口
到翻

軍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

河西悉以分賜

開元八年析河東縣自
蒲津以西為河西縣

衆利之西屯蒲

城有衆五萬齊運憚之孫也

蔣王憚太宗子
也憚於粉翻

李晟行且

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

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

晟成正翻
樂音洛

旬月間至萬

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

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

使疎吏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七盤即古繞雷之險

敗泚

將仇敬

仇敬即仇敬忠此因舊史書之敗補邁翻

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

別種也

種章勇翻

鎮國軍副使駱元光

肅宗上元元年置鎮國軍於華州

其

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為衆

所服

潼音童近其靳翻

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

弃州走行在

華戶化翻下同走音奏

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

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元光遂

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

泚

禮翻又音此
數所角翻

元光皆擊却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

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

鎮國軍節
度治華州

元光乃將兵二千西

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

人入援屯中渭橋

燧音遂彙于季翻宋敏求長安志引
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

橋南度以法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為若言也橋之廣
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即唐太
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止單名渭
橋水經叙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
冠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度渭萬年
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不以中別之也

於是泚

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

等屢出兵皆敗求援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

望春樓近長樂

城臨廣運潭玄宗所立騎奇寄翻抄楚交翻

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

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

高居

傲翻廣古曠翻近世學者多各以音如字讀之異曰劇談錄曰高九十餘尺下瞰城中今從實錄

考裹

以咒革

史炤曰咒色如野牛而青一說雌犀也余按山海經咒角重百斤身重千斤黃帝得之以其皮

冒鼓聲震百里其說固誕矣國語叔向曰唐叔殪咒以為大甲周官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咒甲壽二百年咒甲固堅於犀甲矣左傳宋華元之言曰犀咒尚多則咒者世之常有也然咒者今不常見史言朱此裏雲梯以咒

革不過用牛皮
耳咒序姊翻

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

怵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

重則易陷

怵許拱翻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街翻易以鼓翻

臣請迎其所來鑿

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

開元二十六年分左右羽

林置左右神武軍使疏吏翻

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

伎渠綺翻

臣請禦

之乃度梯之所僦

度徒洛翻僦桑故翻向也鄭玄曰攻城攻其所僦僦猶嚮也

廣城

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

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

東北戊子北風甚迅

諫則寵翻環古
回翻迅疾也

泚推雲梯

推吐
雷翻

上

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輶輶

輶扶云翻輶於
云翻輶輶攻城

車也兵法修輶輶距

堙者三月而後成

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堙而前矢

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

死傷者不可勝數

堙七艷
翻勝音升

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

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

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

無名告身即空名告身有
功者則書填姓名以授之

實食食
實封也

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

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

謂若立功者多所給告身千餘通酬功而不足

則書陳前所唱轉階勲於其身以為照驗出給告身

且曰今便與卿別

期望渾瑊死戰也

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歔不自勝

瑊古銜翻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

勝音升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

力戰瑊中流矢

譟則竈翻中竹仲翻

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

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

輾猪輦翻又尼展翻地道者渾瑊等所鑿以迎雲梯

者火從地中出

火亦渾瑊等所蓄以待雲梯者

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

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

謹許元翻

須臾雲梯及梯上

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

問音

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

兵

時朱泚攻奉天城東南北三面故三門皆出兵與戰

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

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

將即亮翻為于偽翻

入夜泚

復來攻城

泚且禮翻又音此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

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

趣七喻翻

並北山而西

並讀

曰傍步浪翻

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

間古覓翻下得間同

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賤人驅

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

使者也

整七艷翻呼火故翻使疏吏翻

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

比必利翻及也

身中數十矢

仲竹翻

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詔以

徇城四隅歡聲如雷

昇音余又羊茹翻

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

泉

敗補遇翻

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

不至則城不守矣

史言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為無功泚且禮翻又音此

泚既退

從臣皆賀

從才用翻

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

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

不以為忤甚稱之

使疏吏翻汴皮變翻使德宗果能以此心而受諫何至追仇陸贄之盡言

乎忤五
故翻

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

萬當作萬莫北翻
俟渠之翻萬俟虜

復姓也開金商運路轉
江淮財賦以至奉天

重圍既解

重直龍翻

諸道貢賦繼至

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為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

來周走呼曰

呼火故翻

奉天破矣欲以惑眾泚既據府庫之

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

將即

亮翻俸
扶用翻

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

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

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以此觀之趙贊輩不足責也杜佑判度支

安能逃其罪乎斂力贍翻

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

存

復扶又翻

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

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

強其兩翻

但欲仕

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

邪音耶

泚所用者惟范陽神

策團練兵

團練兵即團結兵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歷十二年

涇原卒驕皆不

為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

止李懷光性粗疎

泚且禮翻又音此粗讀與麤同

自山東來赴難

自魏縣行

營來赴奉天之難魏縣屬魏州其地在河山之東難乃旦翻下同

數與人言盧杞趙贊

白志貞之姦佞

數所角翻

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

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

殊禮

禮絕百僚謂之殊禮

或說王翊趙贊曰

說式尚翻翊戶萌翻

懷光緣道

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

乖小猶言失所也

度支賦歛煩重京

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

宰相指盧杞度支指趙贊

京尹指王翊度徒洛翻歛力瞻翻乘繩證翻

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

誠詢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

殆危也

翊贊以告盧杞杞

懼從容言於上曰

從千容翻下同

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

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

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

懷光矜功厚望其上而求逞其

欲德宗欲速逼使其下而不閔其勞廬杞之心自營免罪而桢闔於其間是以雖急於平賊而不知更生一賊也朝直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

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

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

晟成

正翻使疏吏翻難乃旦翻此且禮翻又音此重直龍翻怏於兩翻

曰吾今已為姦臣所

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

魯店在奉天東南咸陽陳濤斜西北

留二

日乃行

為李懷光反與朱此連兵張本

劔南西山兵馬使張朮以所

部兵作亂入成都

使疏吏翻劔南宿重兵于西山以備吐蕃崔寧以是兵殺郭英乂張朮以

是兵逐張延

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弃城奔漢州

武后垂拱二年

賞朮敦尾翻

分益州置漢州九域志成

都北至漢州九十五里

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

鹿頭

關在漢州德陽縣劉昫曰成都北一百五十里

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將即亮翻叱尺栗翻

斬朮及

其黨延賞復歸成都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

希烈屯盱眙

盱眙漢縣唐初屬楚州建中四年度屬泗州少始照翻盱音盱眙音怡

聞朱

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

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

十修塙壁

泚且禮翻又音此塹七艷翻滉呼廣翻近其新翻通俗文營居曰塙壁壘也釋名曰壁辟

也所以辟

禦寇盜也起建業抵京峴

京峴山在潤州州治東五里峴戶蹇翻

樓堞相

屬

屬之欲翻聯屬也堞達協翻

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

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

之

大江逕京口城北謂之京江

鹽鐵使包佶

佶巨乙翻

有錢帛八百萬將

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

言收復未期也

欲

彊取之

彊如字

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

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

考異曰奉天記曰佶以財幣一百八十萬欲轉輸

入城少遊彊收之今從舊傳

佶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

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

上元縣時帶昇州宋白曰上元縣晉江寧

縣地貞觀七年移還舊鄆即今所置縣也九年改為江寧縣玄宗置昇州因縣宇為州城縣元治鳳凰山南今移治會府時包佶蓋在楊子廵院也史言天子播遷藩鎮阻兵陵轢王人復扶又翻

時南方藩鎮

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

曹王臯時節度江南西道

史言曹王臯悉心于帝室數所角翻使疏吏翻問古覓翻

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

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

汴皮變翻朝直達翻趣逆喻翻下同

臯治

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

此謂江浙往來之使治直之翻

郵音尤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曷日致亂由上下

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

上時掌翻疏所據翻

其略曰臣

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

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

此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之意惡烏

路翻下同去羗呂翻

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

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

扶夫音

况乎當變故動搖

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

背蒲妹翻

人之所歸則植

植立也

人之

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

趣以靖邦家乎

趣嚮也

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

聞輿議

輿衆也

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

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達

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

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

朝直達翻否皮

鄙翻糴女救翻

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

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

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

道近其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

問詰去贄又上疏上疏音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

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言洞見人情也故仲尼以謂人情者

聖王之田記禮運以為言理道所生也理道猶言治道也唐人避高宗

諱率以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

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

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

否皮鄙翻下同

夫音扶處昌呂翻

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

約已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

說讀曰悅

豈不謂之益乎

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

陸贄

此言深究否泰損益之義誠足以箴德宗之失

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

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

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

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祖左傳臧文仲所謂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之語之意

又

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

理治也言德宗憤強藩之跋扈習以成俗有妨為治

任削

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

斷丁亂翻

流弊自久浚

恒太深

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無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王弼注曰始求深者求深窮底令

物無餘蘊漸以至此人猶不堪而況始求深者乎以此為恒無所施而利也

遠者驚疑而阻

命逃死之禍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

懾質涉翻

君

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

上慮欺誕

此數語亦深中當時君臣之病誕妄也

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

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

德宗初年陸贄為監察御史

獲

奉朝謁僅欲半年

朝直進翻

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

此可以見德宗初年臨朝氣象

羣臣跼蹐趨退

跼音局蹐音脊

亦不列事奏陳

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別延宰輔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待制者得隨例以

次對也別延宰輔謂朝謁之外別延之與議天下事也復扶又翻

既殊師錫

書堯典師錫帝曰孔

安國注云師衆也錫與也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

者又謂之遂事不諫

論語載孔子責宰我之言

漸生拘礙動涉猜嫌

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

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德宗致亂之事誠如贊言

陛下以今

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

通塞備詳之矣

塞悉則翻

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

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

好呼到翻

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

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

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

此德宗猜防之心發於言而不能自掩者也被皮義

翻

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

少詩沼翻衒音玄

歸過於

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

皆是雷同道聽塗說

孔子有言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馬融注曰謂聞於道路則傳而說

之

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異才奇能在朕豈惜拔擢

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

言次

對人敷奏緣此多不取用
其言或曰取次唐人語也

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

意

悉詳也

勢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

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

何敢盡言乃復上疏

折之舌翻復扶又翻
上時掌翻疏所據翻

其略曰天子

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

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

言人君所為有

失於信誠則無補於治道

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

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

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

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

施式政翻或讀如字

若誠不盡於已而望

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

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

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

因德宗之言以為失在推誠故

陸贄極言誠信之不
可去身以開廣上意

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

無過而稱其改過

書仲虺之誥曰惟王
改過不吝虺許偉翻

吉甫歌誦周宣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詩烝民曰衮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尹吉甫所以美宣王

之任賢
使能也

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

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

蓋為于
偽翻

上智下愚

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
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
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

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陸贄告君之言可謂

深切著明

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

德宗之信裴延齡以侈言也

質言當理

不必違

德宗之罷柳渾以質言也當丁浪翻

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

如蕭復之

諫幸鳳翔是也

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

趙贊實滂之苛征重斂是也

是皆考

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

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

比毘至翻

臣竊以衆

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

侮而莫之省納也

省悉景翻察也

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

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

但以若依上文作竊以又覺文從字順

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

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

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

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

之難知

恒戶登翻

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

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

好呼到翻下同

恥聞過騁辯給眩

聰明厲威嚴恣彊愎

愎符逼翻狠也

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

顧望畏懷

懷奴亂翻

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

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指而忠

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剗說而折人以言

勦初交翻又初教翻

此所謂勦說者人言未竟勦絕其說而伸己之說也折之舌翻

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

以詐

度徒洛翻以胸臆之見料度人

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

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

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避辜而情理之說

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

夫音

扶重直
龍翻

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

踰億兆而無一焉

黎獻衆賢也

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

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

所通鮮矣

鮮息淺翻

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

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

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

待

悖蒲內翻
又蒲沒翻

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

少始紹翻或謂
從古以然當作

從古而然今觀文意陸宣公所從謂古至今亂多治
少者正以下悖上刑故也以之與而辭義相去遠矣又

曰昔趙武訥訥而為晉賢臣

晉趙文子名武其言訥訥然如不出其口為晉正卿

晉國以彊諸侯不叛訥訥舒小貌音如悅翻又奴劣翻

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

絳侯

事見漢文帝紀程氏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

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

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惟帝其難之

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詰去吉翻

以此察天下之

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

德宗所以成段平仲之名

者正如此

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

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

極言納諫

之美以誘掖其君
上也好呼到翻

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

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
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
言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

讜音黨

上頗采用其言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

等罪惡

數所角翻
上時掌翻

衆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

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

恩州屬漢合浦

郡地蕭齊為齊安郡隋廢郡為海安縣唐貞觀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海安杜陵置恩州海安改曰恩平天

寶曰恩平郡乾元復為恩州宋平王則改貝州曰恩州
遂以此州為南恩州宋白謂此恩州瀕海最為蒸濕當
海南五郡汎海路此路自廣汎海行數日方登陸人憚
海波不由此路多由新州陸去唯徒步出使與遞符牒
經過耳新州治新興縣秦取陸梁地置象郡今州即其
地晉永和分蒼梧郡於此置新寧郡梁武帝立新州所
謂新興縣漢合浦郡臨允縣也又按舊志云恩州京師
東南六千六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廣州界新州至京師
五千五十二里趙贊為播州司馬播州隋牂柯縣京師官者翟

文秀上所信任也

翟長伯翻

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

亦為

于偽翻

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

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

祠部屬禮部掌祠祀考功屬吏部掌

文武官功過考法以官職言之祠部比考功職
方為清要郎中正五品上員外以從六品上
贄上奏

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

上時掌翻從才用翻

例加兩階今翰林

獨遷官

唐自至德以後勳階輕而職事官重故云然

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

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

夫音抹先悉薦

翻後戶構翻

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

許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

說式芮翻

考異曰燕南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已云赦武俊等罪而實錄明年正月改元乃赦武俊等蓋上先已諭旨赦罪及赦書出
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
始明言之耳

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郢說悅曰

朱滔

等做漢官置虎牙將軍按唐書滔等之相王也以左將軍曰虎牙右將軍曰豹略徵以新書虎牙將軍蓋王郢也

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

而解圍

田悅第八解圍事見二百一十七卷三年

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

朱

三第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

大梁

紇下沒翻治直之翻大梁汴州宣武節度治所

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

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

內史舍人

猶天朝中書舍人復扶又翻瑄古緩翻

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寧議之司武

侍郎許士則曰

司武侍郎猶天朝兵部侍郎也

朱滔昔事李懷仙為牙

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

將即亮翻泚且禮翻又音

如字殺李懷仙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歷三年

考異曰燕南記作朱家今從舊傳

希彩所以

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

泚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歷十年

瑗于眷翻泚既為帥帥所類翻

滔乃勸泚入朝

而自為留後

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歷九年

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

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

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

同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觀時

審勢量度彼已世不為無其人特其言有用不用耳此且禮翻又音此邪音耶 彼引幽陵回紇

十萬之兵屯於郊垆

紇下沒翻幽陵即幽州垆古勞翻邑外謂之郊野外謂之林林外謂

之垆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

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

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勞力到翻

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

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寧等皆以為然王武俊

聞李琯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

孝五各翻琯古

璵翻司刑員外郎猶天朝刑部員外郎

武俊卿以宰相處事失宜

相息亮翻處昌

呂翻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

重直龍翻

故與滔合兵救之

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

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滔乎

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至

帝凡九葉

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

曹矣

事見上卷本年

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

汴皮變翻汴州宣武軍洛

州東都也衡讀曰橫

吾屬皆為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

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

同相
吏翻

與八

郎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

復扶又
翻又音

如字使
疏吏翻

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

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

給蕩亥翻將即亮翻
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私從才用翻
復扶又翻

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

里紇下沒翻瀛州治
河間縣重直用翻

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

李勉以
宣武節

度使鎮
汴州

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

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

宋州

將音同上勉奔宋州依劉洽也

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

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

表請罪

滑州治白馬縣降戶江翻尚長羊翻上時掌翻

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

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

五千保襄邑

九域志襄邑在汴州東南一百七十里

希烈攻拔之翼赴水

死希烈乘勝攻寧陵

九域志寧陵縣在宋州西四十五里

江淮大震陳少

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

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誵結李納於鄆州

少始照翻

濠壽舒廬四州之地在淮蔡東南送款遂言使弛
備令力丁翻使也卷讀與捲同詵疎臻翻鄆音運

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罷為刑部尚書以給事中孔

巢父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

宣慰

者宣上命以慰安反側也父音甫淄莊持翻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

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

勃興

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楚昭以善言復國

楚昭王遭閭閻之禍

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
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
人憐之為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復國
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

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

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

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

令力丁翻下遐
稼翻將即亮翻

術者上言國

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

上時掌翻下贊上
音同更工衡翻

羣臣請

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贊贊上奏以為不可其畧曰

尊號之興本非古制

上尊號事始
於開元五年

行於安泰之日已累

謙冲

累力
瑞翻

襲乎喪亂之時

喪息
浪翻

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

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

見七卷秦始
皇二十六年

流及後代昏僻之

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

聖劉見三十四卷漢哀帝建平二年天元見一百七十三卷陳

宣帝太建十一年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

稱尺證翻下美稱同

損之有

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

術數須有變更

衡更工翻

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

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謂改明年號為興元也

上

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

撰如免翻

贊上言以為動人以言

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

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

疵才支翻

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

丕大也構立屋也書

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丕構之語本諸此

君臨萬邦失守宗祧

宗者百世不毀之廟達廟為祧祧他彫翻

越在草莽

用左傳語

不念率德誠莫追

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

徵證也明徵其義言無所掩覆也

小子懼德弗嗣

懼已德弗能嗣承先業嗣祥更嗣

罔

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

用禮記魯哀公之言長知文翻

暗於經國

之務積習易溺

易以政翻

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

書無逸周

公告成王之語

不恤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

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

擁恐當作壅省悉景翻

遂用興戎

戎兵也

徵

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

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之主室

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

鄭玄曰田

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陸

德明曰田廢生草曰萊

暴令峻於誅求疲忙空於杼軸

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杼持緯

器布帛已織成者以機軸卷之

轉死溝壑離去鄉閭

離力

智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

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

馴從也言從此而致亂也

萬品失序

九廟震驚

歐陽脩曰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

儒荀卿劉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為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又微無功德以備祖宗故

其初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高祖崩朱子奢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尚書入座議禮曰天

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於是宣簡公懿王景元二帝四廟更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太宗崩弘農以世遠毀而祔太宗高宗崩又遷宣簡而祔高宗皆為六室中宗神龍初以景帝為始祖而元帝不遷而祔孝敬帝由是為七室中宗崩孝敬別立廟而祔中宗遂為七室至睿宗崩中宗立別廟而祔睿宗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正室謚為獻祖并謚光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為九室寶應二年祔獻懿而祔玄宗肅宗代宗崩又遷元皇帝而祔代宗自是常為九室上累于祖

宗

累力
瑞翻

下負于蒸庶痛心覲貌

覲他典
翻慙惡也

罪實在予永

言愧悼若墜泉谷

唐避高祖諱
改淵為泉

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

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

建中元年羣臣上尊號曰聖神
文武皇帝見二百二十六卷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

御平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

君人則何罪

此等言語強藩悍將聞之宜其感服易心

宜并所管將吏等一

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

舊勲務在弘貸

弘大也

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

常

君臣上下天秩有典之常也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

祖宗朕不敢赦

此等言語可與詰誓相表裏

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

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

從赦例

所以攜從逆之黨將即亮翻下同

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

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

所以作勤王之難乃旦翻

其所

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

所以順人

情之欲惡墊陌錢即趙贊所行除陌錢也墊丁念翻榷古岳翻

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

上還長安明年

上還長安之明年貞元元年也下還稼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李抱真

入朝為上言

朝直遙翻為于偽翻

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

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史克言興元赦書感動人心之效

命兵部

員外郎李充為恒冀宣慰使

唐兵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

歲選出使非本職命以即官
出使耳恒戶登翻使疏吏翻

朱泚更國號曰漢

此且禮翻

音此朱泚初僭號
國號秦更工衡翻

自號漢元天皇改元天皇 王武俊

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

去羗呂翻

上表謝罪

上時掌翻

惟李

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

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

顏真卿所以答

李希烈者辭不迫切而

義甚嚴正朝直進翻
希烈遂即皇帝位

考異曰希烈稱帝實錄

舊希烈傳顏真卿傳皆無年月今據奉天記幸奉天錄
皆云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長惡不悛國
號大楚又實錄今年閏月庚午詔曰朕苟存拯物不憚
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纔

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竊然則希烈稱帝必在正月初也

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

百官以其黨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緩李元平

同平章事

李緩新書作李緩

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

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

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

遣其將楊峯

將即亮翻傳作楊豐今從奉天記

考異曰舊

齊赦賜陳少遊及

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

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

少始照翻
使疏吏翻

希烈乃以其將

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

之江都

使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壽州
治壽春縣之往也淮南節度治江都

建封遣

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

後周書賀蘭祥傳其
先與後魏俱起有紇

伏者為賀蘭莫弗遂以為氏霍丘漢廬江松滋縣地梁
置安豐郡東魏廢郡隋開皇十六年置霍丘縣唐屬壽
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霍丘
本春秋時蓼國梁置霍丘戍隋廢戍為縣

少誠竟不

能過遂南寇斬黃欲斷江路

斬渠希翻
斷音短

時上命包佶自

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

水經注蘄水源自蘄
春縣北大浮山南過

其縣西又南至蘄口入于江
信其吉翻 汴蘇故翻

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

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

永安戍在黃州黃岡縣界梁置

永安郡後廢為戍

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

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

奪財賦事見上年佶巨乙翻朝直達

少遊懼厚斂所部以償之

斂力贈翻

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

地

鄂州治夏口當江漢之會夏戶雅翻

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

州刺史李兼偃旗卧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

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

驍駐亮翻將即亮翻鄂逆各翻鄂州治江夏縣即夏口帥讀曰

率

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

沔彌亮翻
使疏吏翻

於是希烈東

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史言李
希烈兵

勢稍挫復
扶又翻

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

犒口
到翻

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

永濟

宋白曰永濟縣本漢貝丘縣地隋已後為臨清縣
地大歷七年田承嗣奏分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

以縣西臨永
濟渠為名

遣王郢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

館陶縣
屬魏州

在州城
東稍北

悅見郢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

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

謂先為馬燧
等所破也

戰守踰年

資儲竭矣

謂守魏州與馬燧等相持也

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

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

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

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

騎寄因

遣其司禮侍郎裴

抗等往謝滔

司禮侍郎猶天朝禮部侍郎

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

勳在重圍

重直龍翻

命如絲髮使我叛君弃兄發兵晝夜赴

之

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

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

為天子我辭不受

事見同上

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

出即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

經城漢古縣時屬貝州宋白曰後漢分前漢堂陽縣

於今縣西北二十里置經縣後魏書併南宮縣太和十年又於今理置經縣尋置廣宗郡於此北齊省郡及縣移武彊縣於此後周復於此置廣宗郡隋開皇三年罷郡復於此置經城縣宋省縣為鎮入宗城楊榮

國攻冠氏

去年張孝宗遣其將楊榮國與李晟俱赴國難及晟收京城諸將中獨楊榮國不見於史

今朱滔遣楊榮國攻冠氏乃建中三年以漢州降于朱滔者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皿

車牛以去

統下沒翻帟音亦三禮圖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又曰帟平帳也

帝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

悅開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

還從宣翻

又音如字

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濟

平恩縣屬洛州治平恩川

丙戌以吏

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考異曰實錄新舊紀表皆同蓋翰

罷領選故自吏部還兵部耳

翰義僖之七世孫也

盧義僖仕元魏當靈后臨朝時不附

徐鄭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

環音宦

刺史邢曹俊

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

滔縱兵大掠

又拔武

城

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地唐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

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

建中二年朱滔據有德棣

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以給事中杜黃裳為江淮宣慰副使

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已

云黃裳使江淮此又有之按舊紀去年十二月黃裳為給事耳實錄誤也

上於行宮廡下

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

貯直呂翻

陸贄以為戰

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

上疏諫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上時掌翻疏所據翻

其畧曰天子與天同德以

四海為家何必橈廢公方

橈奴教翻屈曲也方法也

崇聚私貨降至

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

乘繩證翻

虧法失

人誘姦聚慝以斯制事豈不過哉

誘羊又翻慝吐得翻

又曰頃者

六師初降

降讀如字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為營衛不敢指言自京師出居奉天故微其辭曰六師

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

凍餒交侵死傷相枕

堞連協翻
枕職任翻

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

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

功勞

啗徒濫翻
又徒覽翻

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

人不怨悉所無也

悉詳體也

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讙方興

讙謔也

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

恒戶

登翻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

難乃旦翻
好呼到翻

樂音洛

苟異恬默能無怨咨

咨咨嗟也

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

圍之殷憂

重直龍翻
殷於謹翻

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

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

令力丁翻
珍華猶言珍麗也

先給軍賞如

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

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

大寶也上即命去其勝

去羗
呂翻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

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

監工衙翻
橫戶孟翻

此屬但應

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

踐阼之初聖德光被

應乙陵翻
當也掖音亦被皮義翻

自楊炎盧杞黷

亂朝政以致今日

朝直進翻

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

力

此必盧杞貶逐之後蕭復方有是言更工衡翻

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

蕭復蓋樸

而直者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

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

此事必在蕭復盧杞同列

之時史因德宗命復出使而序其事於此耳

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

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

踈之也

鄂五各翻使疏吏翻

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

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

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

朕為之悵恨累日

朝直遥翻相息亮翻為于偽翻

意復悔行使之論奏

邪

意者以意度之也此亦德宗猜防臣下之一事

卿知蕭復何如人其不欲行

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脩勵慕為清貞用雖不

周行則可保

上時掌翻行下孟翻

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

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

韓非子有鬻矛者自譽其矛

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自譽其楯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謂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其人不

能答故後世謂議論自相反及為事

自相反者為自相矛楯楯食尹翻

願陛下明加辯詰

詰去
吉翻

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

為于偽翻

若從一

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

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

不與明

夫音扶逆者未至而迎之也詐謂人欺已也未見其詐而逆以為詐謂之逆詐

寃莫痛

於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偽相糅

糅女救翻

忠邪靡分茲實

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

復扶又翻

辛卯以王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

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

恒戶登翻使疏

吏翻校古效
翻射寅謝翻

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

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

以趙州與王武俊故徙康日知乾元初以同州為匡國軍節度使今又為奉誠軍

曹州刺史李

納為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

李納本為曹州刺史建中二年其父正已卒納自領

軍務未有朝命今方命以旌節故先叙其本職而加以新命郵音運

戊戌加劉洽汴滑

宋毫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衆授之

李勉既失守汴

州命劉洽知都統事汴皮變翻統他綜翻俗多從上聲

辛丑六軍各置統軍

此

門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軍各置軍使一員又云因置統軍按舊紀獨置統軍耳

考異曰實錄云詔六

今從之

秩從三品以寵勲臣

從才用翻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

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吐從

瞰入

聲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謹案卷二百二十八第八頁前七行唐景雲二年
屬莫州刊本二訛元莫訛冀並據新舊唐書地
理志改

第三十五頁後四行將軍高重捷按唐書德宗本
紀及朱泚傳俱作高重傑與此異

卷二百二十九第三頁前三行北岳常山今謂之
大茂山者是也刊本山今二字訛為岑字檢沈
括筆談亦誤今據江少虞事實類苑改

第三頁前四行却自石門子冷水鋪刊本冷訛令據筆談及事實類苑改

第四頁前五行方言云薑菴蕪菁也刊本薑訛豐據揚雄方言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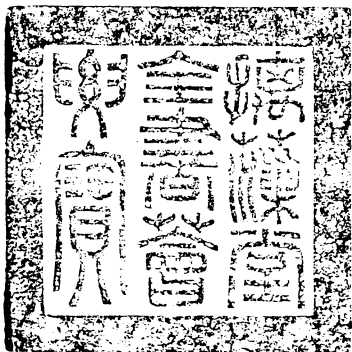
第四頁前六行趙魏之郊刊本郊訛部據揚雄方言改

第八頁後三行懷光敗泚兵於醴泉刊本醴訛澧據唐書德宗本紀及地理志改

第二十頁後四行漢合浦郡臨允縣也刊本允訛
元據漢書地理志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掌祠祀刊本祀訛部據唐書百
官志唐六典改

第二十四頁後一行濠壽舒廬四州之地刊本廬
訛廬據正文及唐書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

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十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六

起開元因敕二月盡四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興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

其家

段秀實死節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謚神至翻

時賈隱林已卒贈左

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卒子恤翻射寅謝翻直言事見上卷上年

李希烈將

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

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濮博木翻滑州刺史李澄密遣

李希烈自建中四年改寧陵

使請降

李澄降賊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

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

汴皮

變翻白馬滑州治所

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

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

令力丁翻剽巴妙翻下同

澄悉收斬之以白

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

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

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

混呼廣翻將即亮翻將兵之將音同上考異曰新書柏

良器傳曰良器為武衛中郎將以兵隸折西希烈圍寧陵遇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河渠夜入及旦伏弩發乘城者皆死疑韓混遣栖霞及良器同救寧陵舊栖霞傳曰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與此共

明日從城上射希烈

射而亦翻

及其坐幄

生才卧翻

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朱泚自奉

天敗歸

事見上卷建中四年泚且禮翻又音此

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

晟俱屯東渭橋

劉德信屯東渭橋事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晟成正翻

不受晟

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

罪斬之

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滬俟古翻剽匹妙翻滬澗之敗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是年十一月

既如李晟神策行營節度劉德信可得而不受節制乎況又有敗軍及剽掠之罪斬之宜矣因以數

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

勞力到翻騎奇寄翻

無敢動者遂并將之

軍勢益振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

事見上卷

上年朝直進翻

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

惡烏路翻

下同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

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

壘魯水翻

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

若固守宮苑

宮苑謂宮城及苑城也

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

易以鼓翻

今去其巢穴敢求出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

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

晚飯扶翻

豈可遽戰邪

邪音耶

晟

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

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

逗音豆考異曰實

錄云懷光堅壁自守凡八十餘日按懷光以十一月癸巳解奉天圍李晟以二月戊申徙東渭橋其間纔七十

六日實錄所言謂懷光奔河中以前耳今但云累月

上屢遣中使趣之

使疏吏翻趣讀曰促

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

將即

亮翻數所

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

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

此且禮翻又音此晟成正翻李懷光既有異謀李晟與之

連營於咸陽有不能一息安者其奏請移軍當也然必歸東渭橋者晟之本規也蓋朱泚擁涇卒而據長安其敗也必當西奔晟以師自東逼之所以開其走路耳兵法圍城為之闕此其近之上猶冀懷光

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

下戶嫁翻懷光欲緩戰期且激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

戰上以財用方窘

窘巨聞翻

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

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

缺古穴翻怨望也

乃遣陸贄詣

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

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

沮在呂翻
敗補邁翻

乃曰將士戰鬪同而

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

將即
亮翻

贊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

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

數所角翻
所類翻將即

亮翻又
音如字

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

減之遂止

李晟之答懷光氣和
而辭正故能伐其謀

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

發兵

見上卷本年正月吐從瞰入聲

吐蕃相尚結贊

相息
亮翻

言蕃法發兵

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

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勅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勅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謫詐多端不可親信

此三害也

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緡眉中翻騎奇寄翻謫古

允翻竟不肯署敕尚結贄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

賊泚稽誅保聚宮苑

上時掌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泚且禮翻又音此朱泚自據長安居

白華殿重兵多在苑中故言保聚宮苑

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

之師乘制勝之氣

謂醴泉之勝也

鼓行芟翦易若摧枯

芟所銜翻易以

翻鼓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

其謀

諸帥謂李晟楊惠元等帥所類翻沮在呂翻

據茲事情殊不可解

解戶買翻

也曉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

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

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

易弋改翻處昌

呂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

晟成正翻銜戶絨翻

懷光

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其

亦都不要藉

要者須其用藉者借其力當時諸鎮有要藉官所以名官之意亦如此

臣猶

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

意臣又從容問云

從容翻

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

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

無妨

言上已許李晟去咸陽則其移軍於事體無妨也

要約再三

要一選翻

非不詳

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

下依奏

敕下李晟依其所奏也下戶嫁翻

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

由

事由猶言
事因也

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

以分賊勢

東渭橋在京城東
故云然晟成正翻

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

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

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

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

結陳而行以防李
懷光追掩陳讀曰

陣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

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

鄜音膚使疏吏翻復扶又翻
上時掌翻當管猶言見管也

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

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

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

比毘至翻近也

無益成功祇足

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

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之軍及李懷光之軍為四

軍帥所

論勢力則懸絕高卑

言懷光之軍最彊懷光之官最高相去懸絕

據

職名則不相統屬

言懷光晟建徽惠元四人並為節度使各總一軍不相統屬

懷光

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

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

分功齟齬不和

齟壯所翻齬偶許翻

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

全

處昌呂翻

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

陸贄言李懷先李建

徽楊忠元之禍

敗如燭照龜卜

覆亡之禍翹足可期

人立而翹一足則不能久翹足可期

者言禍來之速也

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

疚病

也

太上消慝於未萌

太上猶言極上也慝惡也

其次救失於始兆况

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

難乃旦翻

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

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

在必然

晟成正翻噓時制翻啗也

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

其危急唯在此時

拯救也

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

託言晟兵素少

少詩紹翻

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

角

此且禮翻掎居蟻翻

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

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

左傳趙宣子之言

言先悉薦翻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淮南子之言

解鬪不可

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

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

悵丑亮翻然也

若更

遣建徽惠元就東

謂自咸陽東就李晟也

恐因此生辭

生辭猶今人言生言

語轉難調息

調息猶今人言調停也

且更俟旬時

旬時猶言旬日也

辛

西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

欲使之討朱滔也使

疏吏翻

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

路不可壅

此指漢蜀郡漢中郡二郡大界而言

請以裨將趙光鈇等為洋

利劒三州刺史

三州皆當入蜀之道之要裨賓彌翻將即亮翻洋音祥

各將兵五

百以防未然

將音同上又音如字

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

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

趣讀日促

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

雲夢之策也

遊雲夢事見十一卷漢高祖六年

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

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

間古覓翻

甲子加

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

實食食實封也

遣神策右兵馬使李

卞等往諭旨

使疏吏翻下同詔加懷光太尉按實錄甲子二十三日

邵志曰十六日

志誤幸奉天錄舊傳李

并作李昇今從奉天錄

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

人疑懷光邪

唐之臣子率稱君父為聖人邪音耶

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

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

悖蒲妹翻又蒲沒翻

朔方左

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

呼火故翻

太尉視賊不許擊

待天使不敬

使疏吏翻朝廷所遣謂之天使蓋謂君天也君之所遣猶天之所遣也

果欲

反邪功高太山一旦弃之自取族滅富貴屯人何益哉

言懷光反是自取族滅它人平其亂以為功而得富貴是富貴它人也

我今日必以死爭

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

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

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乃發卒城咸

陽未幾移軍據之

幾居豈翻

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

乃者猶言昨者

也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

軍還邠邪

此且禮翻又音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邠卑旻翻懷光所統朔方軍本屯邠州

懷光

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

拉落合翻

右武鋒兵馬

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為子懷光潛與朱泚

通謀演芬遣其客郃成義詣行在告之

此且禮翻又音此演以淺翻郃

古到翻史炤曰郃姓也出自周文王子封郃國國在濟陰晉有尚書高昌郃久

請罷其都統之

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璿

統他綜翻俗音從上聲璿七罪翻

璿密白

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柰何欲破我家

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

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

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

一人謂天子也

苟免賊名而

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

死以刀斷其喉而去

傷力究翻令力丁翻斷音短

考

者懼焉名振呼於軍門又曰二月二十一日懷光拔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光巡咸陽城名振曰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召演芬責之按名振云昨日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是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移軍咸陽若至咸陽已十三日因巡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云悉軍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郃成義至奉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璿璿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三日則車駕已幸梁洋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灼如此豈能尚欺人云不反邪今從幸奉天錄悉因投鐵券言之

李卞

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於是行在始嚴門禁

嚴門闔出入之

從臣皆密裝以待

史炤曰密具裝束所以備行從才用翻

禁以防不虞

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為薄

德宗當患難之時進

人若將加諸膝當事定之後退人若將墜諸淵晟成正翻使疏吏翻

丙寅又加同平章事

上將幸梁州

梁州古漢中

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

鹽亭漢廣

漢縣地梁置鹽亭縣唐屬梓州以產鹽名縣

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

用誠將兵五千至藍屋以來迎衛

至藍屋以來者言若迎衛之兵至藍屋而

乘輿未至則當沿道漸進來前以迎乘輿不指定一處也藍屋音舟室將即亮翻誠將音同上又音如字

用

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

誘音酉

上聞而患之會震繼

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

勛許云翻語牛倨翻

勛請亟詣梁州

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

何時復至此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勛刻日時而去既得

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

百騎迎之

漢中取鳳翔之路南谷曰褒北谷曰駱騎奇寄翻

勛與之俱入驛時

天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

然與燃同藁禾稈也

軍士皆往附火勛

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

走

從千容翻錯愕猝然驚也

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

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

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

什方遇翻

頓也擐戶慣翻

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弃之

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

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讐服

令力丁翻讐之涉翻失氣也

勛送用誠

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

將即亮翻

勛裹其首復命

於行在愆期半日

愆期過期也

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

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

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

以韓遊瓌朔方將也

此且禮翻又音此韓遊瓌初事郭子儀李懷光東征遊瓌為邠寧留

後瓌古回翻將即亮翻

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密

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

懷光又以書趣遊瓌遊瓌蓋又奏之也若據考異則後書為渾

瑊所獲通鑑疑而不取趣讀曰促

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

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竇景

璿

邠卑吳翻昕許斤翻璿似宣翻

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

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覲

潼音同朝直進翻覲音俞

皆守將也

言此諸將各守

其地也

陛下各以其地及其衆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

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

罷懷光兵權則諸路兵雖在行營將不肯稟命

於懷光而各稟本府之命

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

朱泚何

言罷懷光恐無以制朱泚

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

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

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足以誅泚况諸道必

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

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

考異曰邠志

作達奚小進

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

令力丁翻乘繩證

昇

今從實錄

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

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

銜翻

考異曰邠志二十六日懷光又使持書趣遊瓌

渾公獲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軍遊瓌不知不得以聞又怒瑊之虞已也慢罵于途上疑其變即日幸梁州今從實錄奉天記曰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潜然流涕渾瑊對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簡追及上於藍屋西然後渾瑊繼至則上至渭陽時瑊猶未來今不取

上命瑊戒嚴

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

士狼狽扈從

朝直進翻將即亮翻從才用翻

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

已反遂棄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

朱泚稱帝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泚

且禮翻
又音此

兵部侍郎劉迺卧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

自往說之

說式
芮翻

凡再往知不可誘脅

誘音
酉

乃歎曰鎮亦

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

蔣鎮仕唐為工部侍郎故
云亦忝列曹為泚所得不

能死而受泚官自

愧不能捨生取義

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

復
扶

又翻臊蘇遭翻汚烏

故翻漫謨官翻塗也

獻歎而返

獻音虛歎音
希又許既翻

迺聞帝幸

山南搏膺大呼

呼火
故翻

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

梁州在
長安南

山之南劉迺以乘輿播遷浸
以益遠故自絕於余衽之間

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盩

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

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

矣劉廼以乘輿不能復還而自絕義不臣賊也喬琳等以乘輿不能復還出仕於此苟性命而貪祿利也唐

於此時亦云殆矣少始照

懷光遣其將孟保

考異曰邠志作孟

翻盤屋音舟室尚辰羊翻

廷寶今從實錄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

達將即亮翻又

如字騎奇寄

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盤屋

使疏吏翻

三將曰

翻趣途喻翻

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古過

禾翻又古卧翻將即亮翻

因目增曰

目增示之以意欲因其言以紿衆

言不過不使之為將也

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

糧馬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

給蕩亥翻貯丁呂翻帥讀曰率剽匹妙翻

由

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

還讀宣翻又音如字

考異曰實錄曰

繞入駱谷懷光遣其將孟保等以數

百騎來襲為後軍將侯仲莊所拒而退遂焚店驛而去

舊嚴震傳曰賴山南兵擊之而

退與駕無警急之患今從邠志

懷光皆黜之

河東將

王權馬彙引兵歸太原

將即亮翻彙于貴翻權彙入援見上卷上年以上幸山南聲聞

不接故引兵歸史

言馬燧急於勤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

謂河中同絳及

如同平章事之

命晟成正翻

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

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

之計

城隍即為東渭橋營塹治直之翻

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

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

先悉薦翻度徒洛翻幾居希翻

是時懷光朱泚

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

寇之間

此且禮翻又音此處昌呂翻

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

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

辭禮卑遜

遺唯季翻

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

故懷光慙恧未忍擊之

恧女六翻

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

可賦歛

歛力暗翻

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或假京

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芻粟不旬日皆充羨

美弋

線翻

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李懷光自河北千里赴難不可謂不勇於勤王以其

兵力固可以指期收復君臣猜嫌反忠為逆張名振所謂自取族滅富貴它人有味乎其言也後之觀史者觀懷光之勤王始末與張名振所以諫懷光之言與夫史家歸功李晟之言則凡居功名之際者可不戒哉

田悅用兵數敗

事並見前數所角翻

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

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

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

為于偽翻

悅及將士皆喜兵

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

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巢父宴飲

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

射必殺我

僕射謂田悅也

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

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

之內夾道

帥讀日率

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粵判官許

士則都虞候蔣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濟

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

出中門也

遇悅

親將劉忠信方排牙

排牙者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立於庭下俟節度使升聽事以次參

也謂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寧謀反昨夜刺殺僕射

呼火故翻下同刺七亦翻

衆大驚誼諱忠信未及自辯衆分裂殺之

扈寧來及戟門遇亂

節鎮外門列戟故謂之戟門

招諭將士將士從

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

田緒所登者魏州牙城也

大呼謂衆

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

先相公謂田承嗣也

若能立

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

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寧皆歸緒

軍府乃安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

日衆乃知緒殺其兄

四悅者緒之從兄

雖悔怒

怒其殺兄而悔立之

而緒

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

抱真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

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

等

執憲大夫猶天朝御史大夫

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人

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

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侯臧詣貝

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

內已定

謂魏州城內也

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

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魯穆盧南史曰用

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

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

背蒲妹翻

其民何罪今雖盛彊

其亡可跂立而待也

跂去智翻舉踵而立也

况昭義恒冀方相與

攻之

昭義李抱真恒冀王武俊

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

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

爵旋踵而至矣

旋踵轉足也

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

以俟命 上之發奉天也

謂自奉天幸山南

韓遊瓌帥其麾下

八百餘人還邠州

帥讀曰率下同遊瓌使其子欽緒扈從懷光如之以

考異曰邠志曰韓

戴休顏代領其職仍假遊瓌邠州刺史將使其黨張昕害之遊瓌既失兵柄未知所從說客劉南金曰竊觀人心莫不戀主邠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邠殆天假也乃使麾下將范希朝趙瓌誘其軍歸邠士皆從之休顏率麾下卒據城門士不得盡出其從遊瓌至邠者八百餘人按舊遊瓌傳無受懷光邠州刺史事休顏傳云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且上幸山南命休顏留守奉天遊瓌先發懷光陰謀二人豈更受懷光節度蓋當時出幸倉卒遊瓌扈從不及或以與渾瑊有隙不敢南行故帥麾下歸邠州耳

李懷光以李晟軍浸

盛惡之

惡鳥路翻

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

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

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強

強其兩翻

問計於賓佐節

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

良鄉漢縣屬涿郡唐屬幽州

取長安殺朱泚

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

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侯閻晏等勸

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

說式內翻

今且

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

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俘掠

衆許之

東方諸縣謂涇陽以東諸縣也

考異曰幸奉

患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軍舊懷光傳曰懷
先叔李建徽等軍移於好時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
陽富平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為泚所賣慙怒
憤耻移於好時按實錄三月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
歸河中幸奉天錄曰三月懷光拔咸陽掠三原等十二
縣雞犬無遺老小步騎百餘萬皆不云移軍好時及涇
陽今從邠志

及幸奉天錄

懷光乃謂景略曰鄉者之議軍衆不從子

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

意此軍陷於不義

朔方軍平安史拒回紇吐蕃功高天
下備盡忠力一旦從懷光反是陷於

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

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

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

說式
芮翻

李太尉功高自蹈禍機

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

從才
用翻

昕

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

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

營于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為渾瑊

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

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

昕許斤
翻將即

亮翻瓌古回翻

考異曰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昕

戒劉禮等束甲而入昕小史李岌密報遊瓌遊瓌伏甲
先起高固等帥衆應之遂斬昕于府中遊瓌既據邠府
遣李旻懷光乃走蒲州按實錄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
走歸河中然則遊瓌殺昕必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
在其前今因懷光走見之

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

光子旻在邠

邠卑
旻翻

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

言遣

旻則上疑遊瓌與懷
光通將無以自明也

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

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為右

廂兵馬使

朝直遙翻晟成
正翻使疏吏翻

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

國

言其父殺張昕
以邠城返之也

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之

為後
赦朝

晟張

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

本

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

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為鄰

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

泚且禮翻又音
此乘繩證翻

其下多叛

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

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

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

考異曰舊高郢傳曰懷光將歸河中郢言西迎大駕豈

非忠乎懷光不聽按德宗因懷光迫逐遂幸梁州借使懷光欲迎駕德宗豈肯來乎今不取

及富平

懷光行及富平也

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

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

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若呂鳴岳焚蒲津橋懷光將士之心已離

必潰散於河西不得至河中矣將即亮翻少詩紹翻

河中尹李齊運弃城走懷光

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

備唐兵討之也

刺史李紆懼奔行

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

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

樊遵慶肅宗朝為相

懷光

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覲帥獵團七百

圍之

團結獵戶為兵謂之獵團帥讀曰率

嶠請降詔以覲為渭北行軍司

馬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

鄜音夫

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

蜀州唐安郡

上長女也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

散官即文散階武散

階也試官事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

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恒

宜慎惜不可輕用

恒戶登翻

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

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贄又上奏其畧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

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

周禮六官之屬大夫士之下有府史胥徒鄭氏

注曰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
謁謂其有才智為什長胥私呂翻又思餘翻

金紫普

施於輿阜

左傳芋尹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

臣僕僕

臣臺

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

自弃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

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

近其
新翻

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

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

人情不趨

誕謾虛言也趨七喻翻又音如字

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

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

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

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

服色謂紫緋淺緋深綠淺綠深青淺

青及黃其色各以品為差資蔭謂隨資品得蔭其子若孫及曾孫也

此所謂假虛名而佐

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

祿受不占員

占音之瞻翻

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

之

銛息廉翻利也難乃旦翻

竭筋力展勞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

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

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

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復扶又翻

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

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

曷用為賞哉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

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

相息亮翻下同

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

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

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上意

數所角翻迕五故翻

盧杞雖貶官

杞貶

官見上卷上年

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

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

二人為相見上卷上年劉從一

自吏部郎中姜公輔自朝林學士下陳猶下列也

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為上追仇

陸贄盡言而貶贄張本

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

以來盜賊攻剽

剽匹妙翻

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

十五

州梁洋興鳳開通渠集達利壁巴閬果金也

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

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
京畿李晟方圖收復籍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
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
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

規小謂欲

幸成都以便資用捨大謂捨興復之功而苟安於一隅

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

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
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

掌轉餉事甚修辨

史言嚴震供奉車駕無闕之功辨讀曰辨

初奉天圍既

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

之惡其殺張鑑而附朱此且在肘腋之下也惡烏路翻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

不限防恐生窺伺同相吏翻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

引見見賢通翻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

翔陸贄上奏以為楚琳殺帥助賊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帥所類翻

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書云元惡大憝亦惡也音徒對翻

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言較晷刻而爭遲速也

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復扶又翻僅通王命唯

在褒斜

據九域志商州之路達金洋皆數百里而洋又遠於金自商州西至長安復二百餘里則其路

迂遙至長安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五百餘里惟寶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五百里而近宋白曰興元府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取斜谷路九百二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此

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賈絕

賈休正翻

以諸鎮危疑之勢居

二逆誘脅之中

二逆謂朱泚李懷光也誘音酉

洶洶羣情各懷向背

背蒲

妹翻

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

塞悉則翻

東延巨猾

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

咽喉因翻

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

是天誘其衷

兩端顧望謂李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杜預曰衷中也陸德明曰衷音中或丁

仲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

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

行下孟
翻扶於

決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

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

省悉
景翻

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

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

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

撓奴
教翻

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酉

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

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

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

將罷李懷光兵權故先用渾瑊

庚子詔數

李懷光罪惡

數所具翻又所主翻

叙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

光舊勲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

方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

特即亮翻貸來戴番考異曰舊高郢傳

曰懷光歸河中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集
郢與李鄴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瑊侯郢郢乃諭以逆
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
況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絕于天
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瑊震懼流涕氣索明年郢
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同謀間道上表

及受密詔事泄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詣之郢挺然抗詞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按實錄懷光以興元元年正月甲申走歸河中已亥以渾瑊為副元帥四月辛丑朔始臨軒授瑊節鉞與郢傳年月全不相應今不取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

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

以從人欲

旌旄猶言節旄也

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韓

遊瓌為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

為奉天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甯景璿為李懷光治

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

治直

之翻為
于偽翻

是亦反也攻而殺之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

渭北商華副元帥

分李懷光兵柄以授李晟
渾瑊鄜音夫華戶化翻

晟家百口

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

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

遺晟

遺唯
季翻

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

為賊于
偽翻間

古覓
翻

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

猶衣於
既翻

終

無叛志

史言李晟以忠
義感激士心

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

河中同絳節度使

陝失
冉翻

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供

晟軍糧役

役者輓輸
浚築之事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為魏

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

帥讀
曰率

崔漢衡勸吐蕃

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

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

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鎰將卒七百從

瑊拔武功

鎰戶
音翻

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攻武功鎰以其

衆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

其地高平在武功
縣西故曰西原

會曹

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

考異曰邠志十
日破旻等而實

錄云乙丑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邵志

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城遂引兵

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上欲為唐安公

主造塔厚葬之

時唐安公主薨於城固塔浮圖也為于偽翻

諫議大夫同平

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

歸上都

會合也要也上都謂長安

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

凡行軍資糧器

械所須者皆謂之軍須

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

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

如何處之

相息亮翻處昌呂翻

贄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

論諫不當罪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上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

也

玷都念翻
玉病也

又曰唯闇惑之主則怨讟溢於下國而耳

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

讟徒牧翻謗也書
呂刑曰德刑發聞

惟腥迨乎顛覆猶未知非又曰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

大小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幾居希翻
見臯陶謨

唐虞

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

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以諫爭為

指過

爭讀曰諍

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

武王數紂之罪曰新朝涉

之脛剖賢人之心

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

典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應一凌翻

又曰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

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

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彊之休因而利焉所獲

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

惡鳥路翻

又如

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

被皮義翻

是乃

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

矣上意猶怒甲寅罷公輔為左庶子加西川節度使

張延賞同平章事賞其供億無乏故也

上在漢中藉西川供億為張延

賞入相張本上時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

掌翻使疏吏翻

使馮河清

泚且禮翻又音此數所角翻誘音酉使疏吏翻

河清皆斬其使者大

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

為涇原節度使

將即亮翻四月渾公受鉞專征出斜谷崔公勸吐

考異曰邠志曰興元元年

蕃分軍應援尚結贊曰邠軍不出乘我也韓公使曹子達帥甲三千赴于渾公吐蕃乃以三萬餘從之李楚琳

使石鍾以卒七百人從渾瑊進收武功遂居之十日朱
泚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渾公禦之陳于東郊
石鍾以其卒降旻於陳渾公軍敗乃馳登西原建旗收
卒會邠師以吐蕃至賊不知乃悉衆追渾公遂為吐蕃
所覆皆死焉田旻以馬逸獲免吐蕃既勝泚軍乃大掠
而去涇人相傳言吐蕃助國有功將以叛卒之孥賞而
歸之涇人曰不殺馮公雖無親族亦將不免矣十四日
涇卒殺河清以田希鑒請命於泚泚授希鑒涇原節度
大使賜金帛使和西北戎西戎皆受賂焉希鑒疏涇將之
不與已者以告朱泚請殺之泚曰我曲彼直不許按希
鑒殺河清必有宿謀或為此記言以推衆
耳今從實錄河清死在三月今從邠志

上問陸贄

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

梁州在山南岐雍在山北

率非良士有邢建

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

皇大也

察其事情頗似窺覷

覷丑魚翻

又丑
艷翻

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

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

闕有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

囚

量音良復
扶又翻

其畧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

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

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

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

阬降卒事見九
卷漢高祖元年

漢高詒達大

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

疏與
疎同

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

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

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年

光武

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

事見四十一卷漢世祖建武四年

豈不以

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

而悅之雖寇讐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

肉結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

思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

照羣情有先事之察

先悉薦翻

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

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

此數語曲盡德宗心事異日安免追仇乎

由是

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

蓋徐乃翻詩王之蓋臣毛氏傳曰蓋

也進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

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

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丁巳以前

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為工部尚書先是耽使行

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

先悉薦翻

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

至以澤代耽為節度使

事見上卷興元元年

耽內牒懷中宴飲如

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

甫怒曰行軍為尚書問天子起居

為于偽翻

乃敢自圖節鉞

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

命即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即日

離鎮既得君命召不俟駕之義亦所以遏亂原以張獻甫自隨則樊澤無所猜嫌亦所以全獻甫也離力智翻

左僕射李揆自吐蕃還甲子薨於鳳州

李揆入吐蕃見二百二十

八卷建中四年登自吐蕃還赴興元至鳳州而薨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

天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丁卯義王

玼薨

玼玄宗子玼音此又且禮翻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

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

復扶

又翻為于偽翻說輸芮翻

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

復扶又翻

儻

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

為之臣

張孝忠時鎮易定

滔連三道之兵

三道謂幽州易定魏博

益以回

紇

時回紇遣兵助滔

進臨常山

恒州常山郡王武俊居之

明公欲保其宗族

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

自常山南至趙州皆恒冀巡屬又西南抵

邢州界即昭義巡屬阻山以為固

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

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

夷

朱泚竊據關中滔破則此喪氣矣喪息浪翻

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

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
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
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
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
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耻
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叙國

家禍難

難乃旦翻

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

縱子容翻

武俊

亦悲不自勝

勝音升

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

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

李抱真第十故呼為十兄

鄉

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

間胡虜

間古覓翻王武俊本出於夷落

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

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

俊決為十兄破之

決為于偽翻

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

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

矣

史言抱真推心待武俊以成大功

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軍

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

袂音夾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